

● 中国文化发微

寒食节与火与复活节

庞 朴

中国历法在月日之间设有所谓节气。每十五天左右一个节气，一年共二十四个节气，以冬至为首。冬至后的第七个节气或第一百零六天，叫“清明”，即春光明媚的意思，那时候，中国大地的许多地方，正是春暖花开时节。

与清明紧挨着，清明的前一天，叫“寒食”。寒食不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可是名气却很大，有许多相关的纪念活动；人们常把寒食前一天、寒食当天和寒食后一天合在一起，称之为寒食节。

寒食的字面意思是吃冷餐；它背后暗含着的意思是将火熄灭，不得用火，以至于，这一天或这些天，在古代中国的许多城乡，竟至根本无火。这显然是一桩规模巨大而且相当严肃的社会行动，不简单是冷吃还是热吃两顿饭菜的小事。对于它的起源和含义，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以至于它的文化价值，似乎迄今尚未识透。

一、寒 食 节

一种最流行的说法说：寒食节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而立的。

介子推（？—公元前636年），春秋时期的晋国贵族。晋献公时，宫廷里发生接班人之争，公子重耳逃亡国外，介子推随行护驾。十九年后，重耳返国，立为晋文公，遍赏从者。介子推不表功不争赏，赏亦不及；遂偕母隐于绵上山中。传说，文公焚林迫使出山，子

推不出，抱木受焚而死。后人为纪念介子推，于其忌日不忍举火，遂有寒食之俗。

这是一则很动人的故事，很有砥砺气节、淳化民俗的功用，能为各个阶层普遍接受，所以广泛流传，经久不衰。

就我们现在所能看得到的资料而言，最早记有“为介子推”而“不火食五日”的文献，是汉人桓谭（？—公元50年）的《新论》。其次则是《后汉书·周举传》，那里说，太原郡民为纪念介子推，常寒食一月，“莫敢烟爨”。不过最早记载介子推事迹的《左传》，只说他“不言禄”，“隐而死”，并没有焚林、抱木那许多细节。焚死之说，始见于刘向（？—公元前6年）的《新序》，而其中却又无寒食一事。

另外，在日期上，也有一些不同说法。《新论》和《后汉书》上，都说太原郡民于“隆冬”或“冬中”寒食；而后世通行的纪念日却设在春天的清明前一日。此外更有谓五月五日为寒食节者，见于东汉蔡邕（公元132—192年）的《琴操》：“子绥（介子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

日期和情节上的如此纷纭，表明这一节日与介子推的关系，是逐渐形成逐步完善起来的；那些差别，正是行程中留下的种种痕迹。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此能力去搞清真相，肯定某一说法否定另一说法，需要的倒应该是重点探讨一下，这个与火有关的故事和纪念，其中都有些什么文化史上的奥秘？

二、更 火

唐人韩翃有一首题为《寒食》的诗，这样说：

春城无处不飞花，
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
轻烟散入五侯家。

诗里不谈寒食节日如何无火的异常景象,也不提介子推如何忠贞和淡于名利,却说到节日的晚上,大臣们(“五侯”)从皇宫中领得火种(“传蜡烛”),带回(“轻烟散入”)各自家中。这是一个很稀奇的角度,但对于认识寒食之节,却十分重要。

我们应能想到,不论寒食节日的禁火之举多么庄重,其意义多么重大,一个文明的社会,总不能长期寒食,永远无火。所以,禁火之后,复火遂成头等大事。韩翃的诗篇告诉我们,复火是从皇宫开始的,正表明了复火其事的身价。

可是,皇宫在寒食节中当然也是禁火的,它从哪里来的火种?有一册记载京都风物的唐人笔记,叫《辇下岁时记》的,透露了皇宫之火的神秘。书中说:“至清明,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原来,清明节日的宫中,要举行一项贵族小儿钻木取火的比赛;是它引发出来新的火种,保证了社会不致因寒食而退回到火前时代。

寒食日禁了火,清明日再来取新火;其结果是,全社会都由之完成了一次以新火替换旧火的活动。在那取火办法不便,需得保存火种度日的古代,这无疑是一桩重大的全民性的壮举,不可等闲视之。

用新取得的火种,来替换保存已久的旧火种,叫做“更火”或“改火”;在谈论礼仪的中国古书中,存有不少相关的规定。人们所以要在清明时节更新火种,当然不是由于旧的火种变质了,失效了,无法使用了,像其他种子譬如粮食种子那样;也不是为的纪念介子推(纪念日期起先不在清明而在冬天,可知二者本来无关);而是另有深刻的原因。

三、天 象

更新火种的原因,在于岁时的变化,或一种天象的出现。

《后汉书·周举传》在谈到太原郡民寒食一月时,曾这样说:

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

这里涉及到两件事,一是“介子推焚骸”,一是“龙忌之禁”。唐人李贤注释这段话的时候这样说:

龙星,木之位也,春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俗传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他所谓的“龙星”,指二十八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约略相当于西方所谓的室女、天秤、天蝎诸座。它们在春天傍晚时分相继出现于东方夜空,其心宿二(天蝎 α),呈火红色,又名“大火”。星相家们以为,天上大火初现之时,人间应该禁火,以免“火之盛”,这就是所谓的“龙忌之禁”。而民俗则传说,介子推于此日被焚,故禁火。

因龙星而有禁火之忌,反映了先民对天象与生活关系的一种认识和对策;尽管粗陋,却有情趣。我们知道,龙星春见东方,这是固定的天象。龙星群中一颗最明亮的指示星,便是大火(心宿二)。大火昏见的时候,曾是北温带居民春耕的最佳日期,有所谓“燧人察辰心而出火”(《尸子》)之说,谓燧人氏(传说中的远古氏族首领)见到大火星(“辰心”)出现,便率领人民放火烧荒(“出火”),开始春耕。

春天和春耕,对于温带农业民族来说,是新的一年时光和新一轮劳作的开始;在长时间的冬天蛰伏之后,其欢快程度是不言而喻的。那些日子里,人们白天忙碌于刀耕火种,傍晚伴随心宿入睡,其印象最浓关系最深的物事,大概莫过于“火”了:地上的燎原之火与天上的龙星之“火”。这一人事与天象,在古人的心目中,是不可分离地纠合在一起的。这个月份,曾经被认为是一年之始的正月。

正月的象征便是火。而最隆重的仪式则是更火。因为当时人们以为,天空新出现的大火星,是新的火星,不是去年见到过的那一颗(正如认为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一样)。因此,人间所保存的旧火种,此刻也得更新,以与天象保持一致,以求天人合一;于是遂有熄灭旧火和钻取新火之举。

寒食日的活动中,还有荡秋千的游戏。秋千中,有一种名曰“雷子车”的,最具有象征意义。其法是,于“广场竖巨木,高数丈,缚车轮于木梢,而垂屈板于周遭,有多至三十二索者,横木于下,而以人力推转,妇女靓装,盘旋空中,飞红扬紫,翩若舞蝶”(见清版《寿光县志》,今时山东潍坊尚有此俗)。这种旋转的秋千,西方也有,名曰“五月柱”。其旋转的动作,似乎在象征时序循环,岁月更新。

寒食日的冷餐,只是更火的副产品;因更火而不得不寒其食。而寒食节独有的镏鸡子、斗鸡子游戏,又是因冷餐而起,因为熟鸡子是无火的食物。

至于介子推的故事,由其故乡人民祭于隆冬来看,最早应与清明无关。大概随着农事进步,天象的价值渐远,更火的信念渐淡,寒食节的意义日益稀薄,人们遂将介子推故事移来充实;有如今天以尊老敬老的内容,充实重阳节一样,因为重阳的本来意义,已鲜为人知了。

四、复活节

谈中国的寒食节,不由人不想起西方的复活节。复活节和寒食节,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弗雷泽(J. G. Frazer)在其名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谈到篝火时,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述:

……另一个举行这种篝火会的时节,是复活节前夕,即复活节星期日前一天的星期六。在这一天,所有天主教国家都

有一个风俗,熄灭教堂里所有的火,然后用火石和钢,或用水镜点起新火。用这新火点起逾越节或复活节的大蜡烛,然后再用这大蜡烛点起教堂里所有熄灭的火。德国有许多地方也用这种新火在教堂附近的空地点起一堆篝火。这是献祭过的篝火,人们拿着橡树、核桃树、山毛榉的枝子,在火上烧成炭然后带回家去。有些炭枝在家中新点起的火中烧掉,并祷告上帝赐福全家,免受火灾、雷电和冰雹。这样一来,每家都有了新火。……

农民举行的复活节篝火会的方式和复活节篝火会有关的一些迷信,都明显地表示出它的性质乃是非基督教的。整个德国北部和中部,……复活节篝火至今还是同时在山顶上燃烧着。

……头一个到达火堆点火的人由妇女在复活节星期日发奖,在教堂门口送给他染了色的鸡蛋。

……有些地方,不准用铁、铜或火石点燃复活节的火,只能用木头磨擦生火。(第62章第3节:复活节篝火)

这里谈的还只限于篝火,如果再加上“五月柱”和复活节日的鸡蛋之类,我们定会怀疑,这复活节和寒食节之间,是否同出一源或有着传播上的关系。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西人欢度复活节,应该也是庆祝春耕的意思,这是每个农业民族都能自己发起的举动。至于其灭火与复火活动,应该也是他们自己从天象与人事中引申出来的仪式。不同的只是,他们所关心的是昴星团的出现,而我们则关心大火星的升起而已。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古国是以星宿晨见东方为岁时指示的。大火昏见之日或春耕最佳时期,也正是昴星团晨见之时;所以,西方人特别重视昴星,相信那是战神、火神所居之处,有的文字中,干脆以同一个词来指称昴星和火及火神(如梵语中的 Agni)。去年(2002年)秋天,德国内布拉遗址出土了一面青铜图,上面除绘有

日、月外,再就是昴星团的形象;那是一座已有3600年历史的古老天文台遗址。看来,复活节的灭火与复火,应该跟昴星、火神有关。虽然同一时期的东亚大陆,大火星正在启示人们更火,两地人民却是互不相知的。今天我们把寒食节与复活节拉到一起来研究,仅就此一端而言,也不失为了一件快事。

2003年元宵节

远近丛书 又推新作

由中法作家、学者共同编撰的“远近丛书”自出版第一辑、第二辑共七种以来,近期将推出第三辑五种,它们是:《科学》、《智慧》、《激情》、《游》和《家》。为这一辑撰稿的中法作家、学者有庞朴、杨焕明、陈家琪、叶舒宪、王以培、皮埃尔·雷纳、伊泽·达尔坦-马斯盖利耶、迈克尔·苏盖、奥里维耶·布雷、玛尔蒂娜·谢阁兰等。目前第四辑也正在积极组织中,已拟定的书名有《天》、《和》、《读》、《寂》、《母》、《笑》和《童年》等。

“远近丛书”是中西方文化碰撞、对话的新颖读物。丛书把两个处在全然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普通人的某一方面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在同一本书中一起展示出来,通过对生动、真切的差异的比较和参照,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沟通。丛书自出版以来,在法国读书界受到普遍的欢迎和好评,继法文版一版再版后,意大利文版也已出版多种,丛书在欧洲大陆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